

建築的雅典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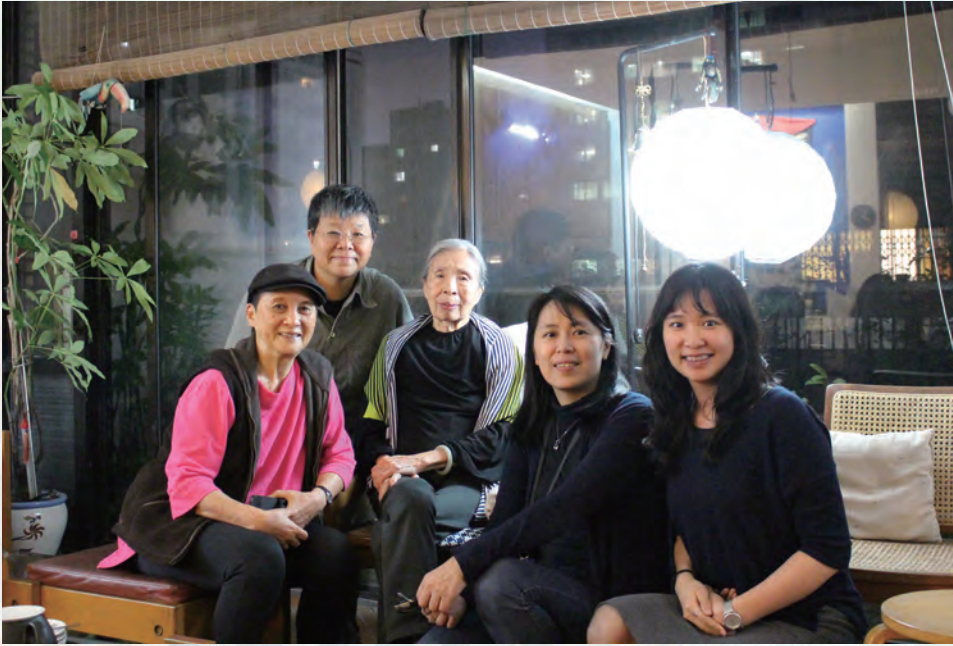
文／許麗玉 Li-Yu HSU 臺灣建築學會會刊第86期客座主編

雅典娜，在希臘神話中誕生，不同於貝殼中誕生的維納斯，她身披金色青甲衝破眾神之父—宙斯的腦門降世，她的美麗伴隨著正義、智慧與工藝的寓意。神話描述她在土地上種植橄欖樹，教人食橄欖果，取橄欖油，利用橄欖葉作藥與肥皂，並以橄欖枝帶給市民和平的意義，讓她從與海神普西頓的競賽中，贏得她的城市與市民—雅典，同時，她也象徵了（西方）建築的源泉。

神話的敘事往往是在特定形式的客體上加註寓意，而神話的哲學須是人們主動解構浪漫形式並反身思考後才有意義。以女性形體承載象徵意義的雅典娜，去除浪漫的形式後，我們得以看見她對抗的現實，是父權的囚禁（衝出父權腦門）、不義的侵略（為正義而戰）、不能安居的地方（帶人建築家園）、貧乏的生活（教人從環境中創造工藝），這些對立於浪漫形式的批判性，正適合今日反身思考像修澤蘭這樣的女建築師對應她的時代處境，以及看見女性的空間實踐對應建築的社會意義，這當然也適用於所有人正視現實中的自身處境與自我實踐，並不侷限於女性。

編輯臺灣建築學會第86期會刊期間，我訪問修澤蘭建築師的兒子，他看母親是個理想主義的建築師，沒有什麼能阻擋她去實踐她的建築理想，即使面對傳統的壓抑與現實的壓力，她不會屈從，反而更深入現場，克服困難，落實執行設計。同時間，我也訪問了王秋華建築師，她對女性投身建築的建議是「要自己走出來，沒什麼特別，別人看你，不是看什麼人推薦你，或者什麼人誇獎你，就是要自己做。」而我與本期會刊各個作者溝通文章內容時，她們讓我感受到的堅毅與勇氣，是堅定自己的選擇，不輕言放棄，勇於面對困難，持續學習。

雖然多數的女性建築師不會選擇衝撞體制，甚至會自動疏遠表現強



2017年4月14日訪談王秋華建築師

悍的女性，以避免被歸類。但這些女性建築師往往能妥善處理其他人不想做或做不好的工作，因此獲得接納與自我肯定。然而，在這種和諧的性別分工下，女性並不真正擁有發揮才華的舞台空間。她必須先被既定的專業評審體制認可，而建立這個體制的評斷標準與實施者，長久以來是父兄傳統，特別是愛著賢妻良母與美女者。因此，當強悍的女性衝撞體制時，她面臨的第一關考驗，不是才華能力，卻是家庭關係與外貌。至於選擇不正面衝撞體制者，則會尋求另一條實踐自我理想的路線。當今日的建築學院裡的女學生人數過半時，這樣的發展模式漸漸不止於女性。

看見女性的空間實踐，並不是要一位女性站在講台上被觀看，更不會是彰顯建築專業界也有女性而已。應該努力展開的視野，是透過女性的空間實踐，看見所有被忽略的、被壓抑的、被排除的。換句話說，還有各種可能性與創造性未被看見、未被發展，這必須建構「多樣性」的發展空間。認識建築專業，不能只看見建築大師的美學，要能看見埋首調查研究老房子歷史的研究員、走在公共空間議題前緣的社運者、深入工地現場執行設計的建築師、深耕建築教育的教師、公部門裡的工程司等專業體制成員，這是整個專業體制運作的作為，甚至包括了現實中的不能作為。探討女性與建築的議題，不是為了狹隘地留設保障空間，主要是為了開展可能性的空間（space of possibility），而看見並跨越空間的陽性與陰性界線，同樣具建築的社會目的。